

每个人都有祖先，也自然有其祖源乡。我的祖先据说是来自福建到海南岛定居的福建人；在海南岛繁衍了不知多少代了。海南岛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我的祖源乡；我的祖先在文昌县落户，我便是文昌县海南人的后裔。我老婆的祖乡是海南琼海，她当然也是海南人。

俗语常说：“美不美乡中水，亲不亲故乡人”。恰好，我的祖乡很美，它是中国最南方一个美丽的岛屿，与我南洋故乡有许多相同相似的自然美景；那蓝天、那碧海、那温暖的气候、那婆莎的椰树、那香甜的凤梨蕉果、那少数民族山寨中的阿答顶竹皮墙，好像印尼椰风蕉雨的翻版。我的祖乡人很亲切，每每知道我是南洋来的同乡人，总会聊长问短，想知道我们的祖先是怎样到南洋的？南洋在那里？南洋好不好？他们还听说南洋有排华事，说住不下时，就回来吧！我感谢他们的热心，但告诉他们我们已是印尼籍民，可以回来玩，不可能回来定居！

我对这祖乡的感情特浓，除了因为我父母的一再调教和警告，要我们千万不可作“乌鸡不认种”（乌鸡怕人说它乌黑，而不认其种）的海南人；也或许我家的女婿媳妇们也都是清一色的海南人（六个文昌人三个琼海人），家里只讲家乡话的原因吧！我的家乡话，祖乡的老人说比海南岛的年轻人说的更有海南味道，令我喜悦，因为那正是我九泉下父母想听到的话！~

既然不忘祖乡情，就应有祖乡义。我也想为祖乡供献一些心力。八十年代初，中国刚启动改革开放不久，我第一次回到海南岛寻根，去实践父母生前的梦想，去看我祖父被日军杀害的地方。那时的海南岛，的确条件不佳，情况落后。然而，我却能在那里住上一个多月，除了想仔细地认识，那我父母朝夕梦萦的故乡乡土，也因听乡人说，那里有祖传秘方，可以不必开刀而去除我的胆结石。住太太娘家时，乡中父老如贵宾般接待这南洋番邦来的驸马爷。那是我第一次亲身体会到的乡情，不无感动！

那时的琼海县长，是中央派来的安徽人万县长，他是非常支持改革开放的县长，知有南洋的侨子归来，特地派人请我到县政府聊天，征求我对祖乡的开放事业的有利建议。我居然大胆地向他建议：应该利用海南独特的天然环境和资源，种植菲律宾改良品种的椰子园。先试种一百公顷，四年后就可收成，再建相关的后续工厂，如椰油、椰汁饮料、椰糖、活性炭以及椰木家私厂等。我还强调了椰子一身是宝，椰干、椰棕、椰果、椰壳，甚至椰叶都是有用之物。万县长非常感兴趣，要我呈达详细意向书，表示支持。我因此到菲律宾考查。可惜，意向书未作好，海南岛汽车倒卖案，把万县长调离了海南岛，我那计划就胎死腹中了。以后，我的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我再也无能为力，为这美丽的祖乡贡献能力了！想不到，是台湾的商家，呈现了我的计划，赚的满箩满贯。我不得不为自己的福浅，无缘收益而感叹。

虽然如此，每有到海南，我总会和乡亲们热烈讨论，海南的乡情。向他们介绍了许多海外，尤其南洋，他们所谓的蕃邦的故事和情况，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。谈到海南咖啡、海南鸡饭等在南洋驰名程度，惊奇中他们问我，在家乡所吃到和喝

到的鸡饭和咖啡，是否和南洋的一样？我不得不坦白告知：不一样，南洋的好吃得更多！顺便告诉他们，是星、马的海南乡亲把这两味海南风味，配合了当地的材料和香料，变化出来的，是他们打响了它们的知名度。

自中国中央政府推出打造海南为国际旅游岛，以及免税购物天堂的计划后，我鼓励我的朋友和同乡人到海南岛寻找商机。有钱有能力的海南人，都应该勇于接受挑战，建设祖乡的同时获取该得的利益，莫让北方的大款，和海外他省人捷足先登。至于我自己，因受限于年纪，恐怕再也无法身体力行，为祖乡打拼，只能帮助乡人设计了一份，以海南风味为主，以海南土产品为副的农家餐厅、风味超场的计划书。那无非因为我的朋友说，海南没有好吃的海南风味。我以《海南莫哥鸡家庄》为名，并以“借问海南风味何处有，莫过海南鸡家庄”（莫哥是我莫姓乡亲）为号召题，想创建一可提供游客认识海南风味的餐饮，使他们来岛之行无遗憾。愿上苍赐福，期之可成，以后能为家乡带来番风采，改变人们说的“海南没有正宗海南鸡饭的误判才好！”

行文至此，我也想到我海南乡亲的一些缺点，诸如缺少雄才大略，敢于接受艰难挑战的人才；乡亲之间缺乏精诚团结的度量，和气魄，始终是裹步不前的障碍。海南人忠厚有加，胆量不足，是外省人对海南人的评语。那虽是他们对上代海南前辈而言，但也宜作新生代海南人的金玉醒言，现实的借镜，应该自省和改变。我虽热爱祖乡，但确也曾经有过被自己同乡亲人的趁火打劫，投井下石，掠我生意，污我名誉的事实，对“亲不亲故乡人”和海南人忠厚之说曾经怀疑过。但，想到一人之过也不是成代表我乡人的瑕疵；人岂可因一粒苹果之烂坏而弃之不再吃苹果！小我事小，大我事大，成就祖乡事更大，希望所有乡亲，都能为祖乡贡献，成为名符其实的海南海归（海外归侨）才是。有感而发，成为我的夕阳絮语。

澳洲雪梨 8/8/11